

第一部 / 山上



果園生長

男子漢的菜

這是一個一如既往的清晨。

通常，廖班長在早上六點，會醒來做三件事。我說的是通常，因為這不包括他有時要提早去倉庫和好農藥，或是前一天晚上喝得有點多的情況。第一件事，是咳嗽，沿著肺腔升上来的痰像土石流，嘩一聲轟然刷下，把在樓上處於朦朧之際的我們吵醒。第二件事，是用清水刷一下裝茶葉的鐵桶，把髒水潑在門外純潔的茶花樹下，然後燒一壺水準備泡茶。第三件事，則是打開電視。事實上，他的作息是這麼規律，以至於我兒子在出生後的每一天裡，都會準時在六點醒來，不管當天廖班長有沒有咳嗽。

廖班長，是摩天嶺這一代絕對的主人翁。祖上乾隆年間，就從對岸的福建漂來，在台灣開荒。早年他在高雄中鋼上班，打了一身正氣鐵骨，卻因骨子裡還是嚮往獨立自由，於是在中年回到家鄉，坐鎮山林的三甲地。由於他敢怒敢言的性格，在鄉民擁護

下，以無黨籍的身分當選為鄉民代表，直到現在家中還高掛鄉長贈送的一塊「為民喉舌」的牌匾。鄉民私下叫他「廖大砲」，因為作質詢時，他總是第一個開炮，不管不顧火力全開，讓別人下不了台。卸任後，鄉親對他的風評是「有在做事情」。

就是這樣一個人，現已年過七十。雖說果園農活全權交給了外勞伊努，但他還是有很多事情要忙。首先，伊努只會幹活，不會做飯，就連簡單的煮餃子都不會，只會泡泡麵。然而做飯在摩天嶺卻是一等大事。因為位置偏僻，摩天嶺沒有飯店、小吃店，偶有原住民做的菜，在廖班長看來無非是山羌、飛鼠一類的玩意兒。早年，廖班長進山上工作，會固定從東勢鎮上帶三顆粽子，早上吃一顆，中午吃兩顆。吃了一年終於煩了，不得已之下他才研究要怎麼做菜。可說為了主僕這口吃的，廖班長卯足了全力。他會每天去東勢買菜。那輛SUZUKI休旅車見證了他駛過二十七萬里程，而據說他以前還開壞過一台別克。

伊努工作得愈起勁，廖班長就覺得有義務犒賞更好的伙食。於是，外勞漸漸變成一個專職的農民，而農民，則漸漸變成一個專職的廚師。主僕間究竟誰綁誰不知道，總之，兩人就這樣在山上成為命運共同體了。

從外型來看，廖班長面目凶神惡煞，頗像自己茶几上放的一尊達摩木雕。記得小學同學看到他，背後偷偷問我他是不是「流氓」。他的一雙大眼睛總是圓睜，不高興時

只要一橫眉，旁人就知道要先迴避。然而在這凶神惡煞背後，他又有一顆細膩的心。這些年當班長，他會組織班友到我們家開 party，每人貢獻一道菜。大家才慢慢發現，原來廖班長的廚藝很好，連山上那些做慣一輩子菜的傳統婦女，都不禁甘拜下風。性格海派，讓他早期走遍大江南北，吃遍山珍海味，在廚藝上很快就能自成一格。長期離家的我，一開始只是風聞，心想這是客套話。這次回山上調養身體，我才得以近距離體驗他那深具風格的廚藝。

先不談他究竟做了什麼。在我懷孕的一年裡，廖班長天天堅持四菜一湯，這樣做還能一個月不重樣。算一算每頓飯扣除蔥薑蒜，起碼有十種食材以上，這就與一般人拉開量級了。隨手舉個例：番茄醋炒蛤蜊、白斬梨山雞、當歸麻油紅棗杏鮑菇、清炒龍鬚菜，再配一鍋鮭魚頭味噌湯，這就構成了一份極其平凡的午飯。

一般來說，四菜中會有兩道大菜，每道大菜，會有廖班長的一些獨門祕技。譬如瀨蘿牛肉，他會用開水燙番茄，剝開番茄皮做湯底；譬如番茄滷秋刀魚，他會用醋把秋刀魚的刺泡軟，這樣就能連刺吃進嘴裡了；譬如烤烏魚子，他會抹高粱拿噴燈瓦斯的後端青火慢慢烤。他有一道菜，叫滷魚頭。為了添購優良海產品，他會定期去嘉義東石漁港。石斑、櫻花蝦、黑鮪魚都是囊中物，附帶買虱目魚頭，一包二十個只要一百塊，對比東勢五個就要一百，然後做兩種滷法。一種是客家的鳳梨豆豉，一種是當歸藥膳，

放在大同電鍋裡蒸，各有千秋。入味又滑溜的魚頭，全憑他化腐朽為神奇的本領。

不過，廖班長並不喜歡把食物過分燉煮。他要的是「青」，不喜歡軟爛的口感。所以他動作很快，快到你會納悶食物是不是煮熟了。比如蒜炒櫻花蝦，蒜與辣椒爆香完，把櫻花蝦丟進去就關火，用餘火翻炒一下就成了。比如豆豉蚵仔，豆豉煮好後丟進蚵仔，蓋上鍋蓋悶五秒後就關火。他從來不試吃，覺得這個動作太小氣。他也不喜歡加太多油，尤其痛恨「勾芡」，說愛用這兩樣才能把菜炒香的人都不是內行的。如果要蚵仔煎，他會拿出台南白河買的蓮藕粉。最能體現他功力的是簡單的炒青菜。山上的龍鬚菜，從果園摘下，放到水龍頭底下以流動小水沖五分鐘，帶點水放到鍋中簡單翻炒，再蓋上鍋蓋微悶一下。打開鍋蓋，龍鬚菜就變得水亮翠綠。

在微悶的空檔，他會去清理不鏽鋼流理台。煮一道番茄炒蛋，在台上不可能會出現殘餘蛋汁的碗，攪拌的筷子，和把砧板歸位後滴下來的水。乃至於後來怎麼擺盤，牛肚黃瓜鴨掌鵝肉等冷盤要先封上保鮮膜，都在事先精密計算。這樣訓練有素不得不歸功於他的當兵資歷。年少英俊挺拔，得以在最靠近蔣介石身邊的憲兵特勤隊內衛區站崗。我中學穿的百褶裙，他可以用熨斗把一條一條摺痕燙出來，像剛拆封的一樣。

深怕廖班長的菜失傳，我曾考慮寫一本食譜書，把他做的菜好好建檔研究，讓後世也可一睹神彩。但仔細一想，在這個時代，市面網路食譜氾濫。同一個食譜，為什麼你

做我做可以有天壤之別？後來我才明白，原來做了啥菜不重要，最關鍵的是你怎麼做，乃至於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。要想做一道乾脆的菜，你就必須是個乾脆的人。

有一次坐他的車聽廣播，一個大學教授在傳授做四神湯的祕技，說到怎麼去市場挑豬肚，怎樣拿砂鍋甚至升柴火慢慢熬，最後的祕訣是把當歸浸泡米酒七天七夜的汁往湯上一淋。廖班長聽完，怒斥說：「這麼麻煩要幹什麼！」總之，這是文人的菜，不是男子漢的菜。

因為吃得好，底子好，所以儘管他抽菸喝酒吃檳榔樣樣都來（晚年戒了檳榔），身體還算硬朗。對他來說，食物只要自然、新鮮就是好的，至於現代的一些營養學，例如腰痛不能吃竹筍，什麼不能跟什麼配在一起吃，在他看來都是無稽之談。他最痛恨加工食品，尤其是麥當勞，總說麥當勞的雞四十天就殺了，骨頭都是軟的，他在山上要養一年半；每回去餐館，他總要掃視一遍：「你看，現在年輕人都不點湯，從外面點飲料帶進來。外面檸檬汁都不用檸檬，他們不知道嗎？」

不過，最近他有個酒友，成功瘦下啤酒肚，讓他十分羨慕。原來他的祕技是喝檸檬醋。於是，他也搞起了酵素這種時髦的玩意兒。他在果園採一大袋檸檬，放上黃砂糖，再浸泡他的陳年高粱酒。泡了兩個月後，一開蓋，是一股衝鼻的香味。隨後嘗一口，竟是非常的清爽。無疑，這缸檸檬醋，也烙上了廖班長獨特的印記。

山大王

廖班長坐在一張竹編的藤椅上，看電視。

每天，他的節目單是這樣的。一醒來，是晨間新聞，看天氣預報，接著看美國職棒或NBA，下午，看政論節目，晚上，切換於大陸歷史劇和政論節目，然後，在椅子上睡著。直到頭垂得太低，被自己的打呼聲吵醒，或是頭靠在椅背上抬得太高，被自己的一口痰噎到，才會回到房間裡睡覺。

當選鄉民代表後，他有一個政績，就是讓第四台可以覆蓋到山上。誰知摩天嶺方圓幾里外的農民都不買單，一百多戶的居民，最後只有兩三戶登記。原來農民都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早已習慣了三台加民視。

提起廖班長，不得不說這座他親手蓋的房子，可說是整個摩天嶺最醒目的存在。大，而且氣派。紅色的牆，灰綠的屋頂伸出來把五葉松當成了背景。房子正對著上山的路。

產業道路，一條排水渠圍繞，車子開進來要向高坡衝一段，然後慢慢後退到院子裡的大停車場。停車場最深處立著「摩天嶺」的泰雅族風格大牌子，順著小路可通魚池和二樓，秋海棠，山茶花，茶葉碎渣，小石子，還有一個狗籠子，角落的瓦斯桶，隨意地長在過道上。

透過灰綠的紗窗拉門，看到裡面十分巨大的空間，就像會議室，這裡是產銷班以前開會的地方。四張長桌擺放在大屋中間。前面是一台電視，一台電腦。頭頂有四台吊扇，一個白色的投影儀，一張大桌子上放著一大摞農業雜誌，擺著兩張黃黃的黏蠅板，黑壓壓的蒼蠅釘在上面一動不動。靠近門口的另一張桌子放著電視遙控器，一個菸灰缸，一袋在東勢協和診所開的三高處方藥。之前大家在這裡開會，一來就是三十多人，坐滿四張桌子。廖班長就在桌子旁邊的大茶几上給大家泡茶。他的頭上頂著兩塊木頭牌匾，「光宏民意」、「為民喉舌」，字體剛健，筆鋒迅猛，非常有威嚴。茶几用整塊檜木打造，根鬚茂盛，氣勢非凡，配上八張木凳，十分穩妥。廖班長邊沏茶，邊用鷹一樣的眼睛掃視四方，發表關於政治、經濟、農業、生活等方方面面一套嚴密的個人見解。班裡大多會聽得進去。就這樣當了二十年的班長，晚年他搞了個蔬菜班自娛，據說還能影響幾十票。於是每到選舉，鄉代表都會提著茶葉、威士忌前來討教。

早年，廖班長曾受邀到謝震武主持的《今晚哪裡有問題》，擔任「甜柿達人」嘉賓。

節目中他介紹甜柿這個新品種可以配酒，掃除大家的刻板印象，還引進甜柿的各種神吃法，例如插根吸管在軟柿子上用吸管吸，吃起來像果凍，或是放到冷凍櫃，吃起來像冰沙。但廖班長顯然不甘於此，於是最後他大肆抒懷，發表了一長串高談闊論，這讓主持人謝震武趕快制止說：「廖先生，我們請你來，不是做政見發表喔！」

提起他風光的時候，莫過於在擔任甜柿產銷聯盟理事長時，被貿易商相中，率領全班進軍廈門。因為甜柿不能冷藏，一冷藏就會發黑，所以產銷班的甜柿通過貨櫃，費了一番功夫。到了當地廈門市政府特地召開記者會，歡迎寶島貴賓蒞臨，只見廖班長一邊喝酒，一邊侃侃而談，拍拍胸脯跟大家保證甜柿可以配酒，還可以跟海鮮一起吃，逗得台下樂哈哈。不過事後導遊說：「廖班長，你們的甜柿是很好吃啦！可是你們一顆甜柿二十塊，我們導遊一天才賺二十塊而已，買不起啦！」於是，這場浩浩蕩蕩的外銷行最後以生意慘澹告終。好在廖班長夠狠，事前已用台灣市場最高價讓貿易商買斷。

退休後，廖班長的生活不那麼忙碌，農活都交給了伊努，每日的三餐料理，就成為重中之重。原先開會的地方現在擺了兩台冰箱，一個冰櫃。冰箱放的是他每天從東勢採購的新鮮蔬果，被仔細分門別類，乾的濕的從不混在一起。香菇放在底下的密封盒裡，青菜被報紙包裹起來套在塑膠袋裡。冰櫃則是擺他精挑細選的漁貨。廖班長早年在中鋼上班，對高雄仍有很深的情感，這些漁貨，可能是他長年在山上，需要的一種與海連結

的方式。

不過，最特殊的料理，莫過於廖班長的私房魚。在屋外參天的五葉松下，廖班長蓋了一座涼亭，腳底下是大魚池，有終日流動的山泉水經幫浦日夜循環流動。涼亭的覆蓋，讓山泉水成為濃郁的黑色，銀灰色的吳郭魚在裡頭神祕流動。每當廖班長想吃魚，他會用大網子直接撈一條，前後不到三秒，然後煮湯，只放薑，就能讓湯一點腥味也沒有。雲霧，高山，果園，海鮮，烈酒，濃茶，和永遠播不完的球賽。這大概就是廖班長說的：「我山上什麼都有，就缺現金而已。」

從魚池經由石頭路上來，是一個小花圃。但廖班長以果農自居，認為園藝是有錢有閒人幹的事，並不願意打理。有一棵二十年的茶花樹，矗立在土地上。植株底下，天天浸泡在廖班長泡完的茶葉，偶爾有吃剩的香蕉西瓜葡萄皮魚骨蝦皮蛋殼和菸頭，通往那裡倒。長年的雲霧繚繞，讓每朵花苞總是鮮嫩欲滴，圓潤豐滿，質地像蛋黃酥層層堆疊，又酥又嫩。粉紅與白色相間的透明花瓣，由裡到外錯綜變幻，更產生一種斑斕幻麗的效果。

這樣無心插柳柳成蔭，就是廖班長的園藝風格。從來不會沒事找事做，就是廖班長的行事風格。這種簡約也貫穿他的審美品味。長期以來他就看不慣水果箱，清一色的牛皮紙色，上面印兩粒圓圓的水果，很俗氣，所以後來交友廣闊的他認識一位書法家，同

時身兼農藥行老闆的蔡教授，可謂一拍即合。這位教授研發了一款「綠油油窄域油」，不含毒，噴在樹葉上，用油敷的方式，讓蟲窒息而死，班員反應效果非常好，只是要價不菲。話說回來，蔡教授還寫了一手好字，秀麗中不失筋骨，讓廖班長當下就決定把他寫的「摩天嶺甜柿」五個毛筆大字印在白色紙箱上，並申請專利註冊。白紙黑字，沒有兩粒水果，高格調的簡約風，非但打響摩天嶺的知名度，更開啟台灣紙箱的新時代，以至於二〇二〇年問世的甘露梨，由台灣農民自主研發，在推廣上也是以「寶島甘露梨」的秀麗毛筆字，印在紙箱，映入消費者眼簾。

如今，蔡教授的毛筆大字還掛在大廳裡，旁邊是一張平整的年曆紙被五彩的磁扣固定在白板上。上面密密麻麻寫著愛殺松、撲滅寧、大喜等藥物。在日曆紙的邊上貼著幾張收據，上面是東港魚店的一疊收貨單。龍虎斑×1，石老×2，紅鷺哥×4，中卷×4這些東西歷歷在目掛在寬敞的房間裡，似乎這是一間井井有條的工作室，把生活的無聊屠宰得細碎而井井有條。只是這裡沒有多餘的工人，只有廖班長一人，獨自料理著這棟大屋。雖然屋裡空空盪盪，但他依然每日巡查、操作、站崗，讓這座摩天嶺著名的紅船大房，激盪在每日變換無窮的果樹和藍天白雲之間。

目前，這大房的一角，已堆滿了我的大型油畫。廖班長不屑一顧，說這些畫「黑颯颯」，把這裡降格成資源回收場。上個月他的死黨要選總幹事，當晚捎來 Royal Salute

23, Glenmorangie 14, 金門高粱111端和麻辣鴨血一度讓此地死灰復燃。死黨將在摩天嶺決一死戰，臨走前要我給他畫一張「玉山」。

廖班長知道，伊努走了，這片山根本做不起來。沒人接手，地也賣不出去。受限於原住民保留地「還我土地」的申訴，這片土地，僅限於原住民能合法擁有。

原住民自己都請外勞咧。想起來真諷刺。政府規定農地不得自由買賣，於是做了一輩子的農民，省吃儉用，不偷不搶，到老了想賣地換筆現金，不跟子女伸手要錢，不行嗎？假若賣了地，就無法領到農保給付的十五萬喪葬費。這又是什麼邏輯？農民死前還得跟地綁在一起？廖班長海盜式的嘴角不禁又向上抽了一下。農民啊農民，就像一頭老牛，一輩子被綁在土地上，一輩子被政府牽著鼻子走啊！

於是，這一切就像天花板上安的四個大吊扇，空盪盪地轉了起來。「為民喉舌」的大牌匾依然高掛，但這些林林總總的心事，就像卡在喉裡的一口痰，偶爾會在夜裡，把人噙醒。

摩天嶺俱樂部

每週六晚上，一台台機車劃破山坡，從我頭頂上方呼嘯而過。那是一個個外勞，他們脫下勞動時的衣服，換上了乾淨的T恤和修身的牛仔褲，臉上洋溢著喜悅，飛奔上山，前往我們家的工寮。

說那是「工寮」，未免顯得寒酸。實際上，那是一棟頗為別緻的老房子。有心人士甚至會稱它為一棟「山中豪宅」。乍看之下，一樓是簡單不過的水果包裝集散地，橫躺著一台老舊的搬運機，和一台大型長方形的甜柿選果機。然而走進門裡爬上二樓，卻是有別有洞天。九二一地震前，還未像現在物料短缺，當時鋪的木地板，是貨真價實的花梨木，不是像現在薄薄一層貼皮，而是師傅手把手搬進一塊塊厚實的長條型木頭，再逐一拼接起來。屋裡有兩間古色古香的和室，拉門上繪著中國古山水，遠山近松，泉水從石縫中流下。門外是客廳，牆上掛有老闆「盡忠報國」的牌匾，還有甜柿銀牌的獎座。有

一台電視放在那裡，僅有四個頻道，底下還安裝了一台老舊的卡拉OK。對於一個不懂中文的人來說，這樣的娛樂設備自然是夠用了。後來廖班長當選了和平鄉鄉民代表，就在山下蓋了一間新房。這整棟房子，也就留給了印尼外勞伊努，供他一人使用。

剛開始，伊努會和朋友在這裡唱歌。我曾聽過一次，驚訝他們竟能用印尼文唱羅時豐的「小姐，請你乎我愛」，細問才知道這是印尼原唱的當紅歌曲。後來，隨著伊努愈來愈資深，這些年科技愈來愈發達，開始有愈來愈多的外勞朋友慕名前來朝聖。他們風聞摩天嶺有個印尼長老，手上有卡拉OK任君歡唱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有個特別開明的老闆，不會干涉他的私生活。漸漸地二樓房間容納不下，他們把場地挪到一樓的開放工地上。他們開始集資，在網上買了一台開放的音箱，只要接上手機，就有數千首印尼歌曲。這樣唱或許還顯枯燥，而印尼人是講究氣氛的。於是，他們又買了一個水晶球，隨著旋轉能射出五光十色。

深夜裡，綠色的激光打在外勞黝黑的臉上。印尼的樂曲在飄揚。這是外勞心目中的聖地麥加。

抬頭望天，漫天花白的星星像頭皮屑長在夜空的頭皮上。低矮的半月形月亮斜躺著，慵懶地靠在山巒上。黑色的山體更顯厚重，一團團瀾漫的白霧在夜裡如行軍般移動，從山頂上的工寮一路蔓延到山腳下，像是舞台乾冰從天而降。這是摩天嶺著名的

霧，因終年繚繞而成為今日台灣甜柿的故鄉。

時空切換到一九一二年，在日本軍官虎視眈眈的眼裡，地圖上的摩天嶺被稱為「眼鏡形高地」，入斷壁密林後無可前進，又有一種山上特有的濃霧眨眼間籠罩四周，連眼前咫尺也無法辨別。當時居住於此的老屋峨社目中無人，更被視為「兇蕃中的兇蕃」。日軍為避免重蹈清軍失敗的覆轍，於是處心積慮，決定不走易行的大安溪灘，卻選擇出奇不意在夜晚中襲擊。他們制定「禁止攜帶燈火行動」，一路僅能點燃線香，像疾風吹過原野般從鄰近的埋伏坪一路循山稜線移動。當晚大山濃霧蒙蔽了視線，卻也提供了掩護，最後日軍在濃霧中射擊，族人從沉睡中驚醒浴血抵抗，卻仍躲不過被討伐的歷史宿命。此即為泰雅族人千百年來遭遇最慘烈的「北勢戰役」。

一聲孤音拋出，像天外飛來一筆弧線。縈繞在空中，和蛙聲蟬鳴形成一種混響，在我眼前化作一面音波織成的網。我鬼鬼祟祟，像當年日軍一樣小心翼翼走上山坡，鑽進了網中。和平鄉公所第153號路燈在地面投下橘色的大光圈。黑色的嚕嚕倒地而臥，我向牠比了一個「噓」，然後急速躲到一旁的農藥房偷窺。穿過密密麻麻黑色的葉尖，我看到了屋外一排摩托車，和屋內激情四射的水晶球，深情的男子合聲傳來：

言語是美好的，卻是假的

你最好給我一杯毒藥
勝過致命的愛情蜜糖
如果我能見到上帝就好了

印尼的樂曲有節奏地傳來，像是山裡的溪水，急促又懇切地撫過每片樹葉。這不是撕心裂肺的芭樂歌，好像歌者的靈魂天生不喜歡高潮迭起。但這輕快卻很催情，電子貝斯催人擺動，古老的薩克斯風像念誦禱文，吞吞吐吐吹出了鄉愁。始終圓滾的節拍彷彿永不歇止的輪迴，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了原點。屋外一朵大白花在黑夜山坡裡隨風兀自旋轉，那是伊努給弟弟的禮物。弟弟喜歡轉的東西，手巧的他就把白色農藥瓶切成三個葉片，繫在欄杆上，成為俱樂部另類的辨識信號。

時間凝固在綠色的光球裡，屋裡搖擺的人影變得愈來愈緩慢，路燈罩子下的黑蛾子劈啪地打著節拍。整個摩天嶺或許只有他們最沉醉。我忽然有點心虛，羨慕起他們來，這歌聲把他們拉得很近，把我拉得很遠。彷彿我是一個異鄉人。

我躡手躡腳走下坡，回到了我們的房子。樓上，弟弟在臥室的嬰兒床，安然睡去。我的先生獨自在客廳，觀看著切成靜音模式的《少康戰情室》；樓下，父親正如往常看电视，無聊地拿遙控器切換在《新台灣加油》與大陸歷史劇之間。呵欠一個接一個，偶

爾他的耳朵會下意識注意山上的摩托車何時下山。

看著白天伊努茶几上的透骨鎮痛膏、印尼薑黃草藥飲愈來愈多，果園裡柿子愈掉愈多，我擔心伊努的身體，也曾問父親這樣是不是沉淪了、墮落了，是不是要稍微管一下。父親也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畢竟，誰忍苛責伊努呢？偌大的果園，十幾年來如果不是他一人包攬，哪能維持下去呢？

我回頭望著上方，那一棟閃爍著綠光，飄蕩著音樂的房子，在入夜後的摩天嶺，儼然是最繁華誘人的地帶。隔天一早，一整打的綠色台啤就會暴露在天化日之下。當然，那是收拾得井井有條的，而伊努也會比往常還要起勁地工作。畢竟，那是他身為長老要維護的最後一絲尊嚴。

山奴

在山上的工寮門前，有一張小凳子。當一天忙完時，伊努習慣坐在上面，看著對面的山。這時夕陽的粉橘色光線從山背後升起，你會發現腳的前方五公分左右，刻著「INU」三個字。雖是刻在水泥地面，但那刻的力度非常深，儼然像是石刻。

伊努在我們家工作，已是第二十年了。剛來台灣時，仲介給了他一個中文名叫「伊奴」，只是我媽嫌名字不好，就改為「伊努」。乍看他的臉，會讓我聯想到西部英雄哈里遜福特；深陷的眼窩配上長長的眉毛，英氣縱橫。不過他的眉尾卻向兩側太陽穴垂掃下來，這使他看上去，既尊貴又親切，甚至還有點卑微的感覺。他長得並不魁梧，只是很修長。小小的頭配上一百八十分身高，好像有十一頭身。只有在幹完活，穿著台灣白色農友汗衫時，才會露出棕色的皮膚和小而結實的肌肉。他已年近六十，但從背後看過去，還保留著三十歲的風采。每次看到他，心裡總會浮現一本書的名字，叫《鋼鐵是

怎樣煉成的》。

大約十年前，年邁的父親因多次跌倒，背脊開刀，已把山上全部的農務交給伊努一人。這意味著要包辦三甲果園地，六百多棵甜柿樹，四百多棵橘子樹。這樣說，好像也很輕鬆，因為果園總讓人聯想到怡然的田園風光。事實上，摩天嶺正如台灣其他的山，遠看，總是一臉溫柔恭儉讓的秀麗，一走進，張狂的樹蔭，尖聳的竹林，卻競相野蠻瘋長。正是在這片惡土下，橫跨黑水溝的祖先，胼手胝足，開天闢地，才讓人的腳能勉強站上去。

如今這片果園，已是現代化經營了。一條條架高的水管縱橫阡陌，精心布局出星羅棋布的灌溉田地。伊努在其中穿梭，鋤草、打藥、下肥料、剪枝、捻果，以至於採摘。只是遠遠望過去，他不過是這片山林裡唯一晃動的身影。手長腳長的他，早已與樹枝融為一體。偶爾在剪枝和採橘子時，發出剪刀剪斷枝桠的聲音，才讓人感覺到他的存在。

長年缺乏鍛鍊的我，根本無法勝任山上繁重的體力活。像是鋤草要抽引擎，背著沉重的汽油機，父親的果園又是大斜坡，一失足，身體會不堪負荷掉下深淵。尤其鋒利的刀片嗡嗡飛轉，一碰到地上碎石和樹枝就會飛濺起來，曾耳聞山上有人因此失明，還有人被刀片砍斷小腿。每次看到伊努鋤草完脫下面罩，眼睛都是紅紅的，要從冰箱拿出眼藥水來點。還有打農藥，老闆只是負責把配方調好，就交給伊努了。於是當農藥房的馬

達聲一響，就能看見伊努穿著白色雨衣，拉著管子隻身爬向山頂的身影。我赫然感覺做農是一種很「非人化」的苦差事，大烈日下把自己包得緊緊的，戴上悶不通風的面罩，眼睛望不見前方，忍受劇熱，忍受劇毒，半天說不上一句話，也沒人知道你有多辛苦。

儘管農務磨人，伊努卻總能做得井井有條，不疾不徐。有一次我見他下肥料，他把搬運機停妥後便扛下肥料袋，撕開繩線，對著樹拋撒一圈。六百袋的肥料，每次拋撒都是整齊劃一的。那動作拿捏之精準，讓我覺得他對樹木之間距、石頭之分布、山形之坡度，都已瞭若指掌。

一個人搞定一座山。看在別的農民眼裡，都不禁羨慕地對父親說，能有伊努，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氣。有一次，山上一群外勞因不滿老闆娘在背後插腰，監督工作，就趁半夜偷偷砍掉果園大半的柿子樹，然後「偷跑」，混跡在山林間。但伊努卻像跟父親簽下「賣身契」一樣，除了工作，就像生活白癡，把賺到的工資一分不取地交給老闆，等到每月要寄錢回家，才像提零用錢似的，讓老闆在他的薪水小簿子上扣錢。

就這樣，老闆放手讓他幹所有的活。每天伊努就按農民曆操課，彷彿他二十年的生活可以濃縮成一天，而這一天，收穫的也許就是平靜吧。按爸的說法是，伊努「有規矩」。比如吃飯時，他固定吃一碗飯，從來不多吃。他會在每個人的座位上疊好兩張衛生紙，非常的紳士。等用餐完畢後，再用紙把每個人的骨頭菜渣輕輕掃下來。又比如他

不吃豬肉，例如梅菜扣肉裡的扣肉，或是花生豬腳湯裡的豬腳，他是敬謝不敏的。不過他也吃碎肉，例如香菇肉燥，只不過會邊吃邊低頭心虛地說「阿拉沒看到」。這倒不是他貪圖口腹之慾，更多的還是他體貼溫順的心思，不願喧賓奪主，讓老闆這位老饕犧牲他拿手的豬肉大宴。

由於信仰虔誠，每天清晨四點，伊努會起來洗澡，然後拜拜。一天他要面朝東方拜三次，早晚在他的小屋裡拜，中午就近在果園拜。我曾見過這整套儀式。在晚上，伊努會拿出一條水藍色紗裙綁在腰間，戴上一頂黑色高禮帽，裝扮隆重，儼然像是長老。據他說戴上帽子，就相當於英文裡的「Sir」，如果有生之年去麥加，可以坐在清真寺的最前排。接著他會在地上鋪好一條印有麥加聖地的紅毯，關掉房間的燈，開始禱告。過程無聲、肅穆，長達半小時之久。紗窗外的橘色路燈打在他的側臉，黑暗中只見他先是站立，一會兒彎腰俯身，一會兒跪坐地上，嘴裡念念有詞，像在念長串的咒文。儀式完開燈，我問他念了什麼？他說，他把死去的、活著的靈魂都念一遍，請求阿拉的保佑。他也加上了我們：老闆、老闆娘、弟弟（我哥）、妹妹（我），祝我們平安。

去年他工作屆滿二十年，合法身分也到期了。朋友們介紹他去東勢的資源回收站和採石場工作，那裡待遇好，但最後不了了之。也許是想到這一來就放棄他的山間小屋，他的茶几，他耕耘了多年的果園。他會想起來山上的第一天，他把行李放在工寮的二



山下。



傍晚的山路。



摩天嶺全景。



廖班長哄孫。



廖班長坐在竹編藤椅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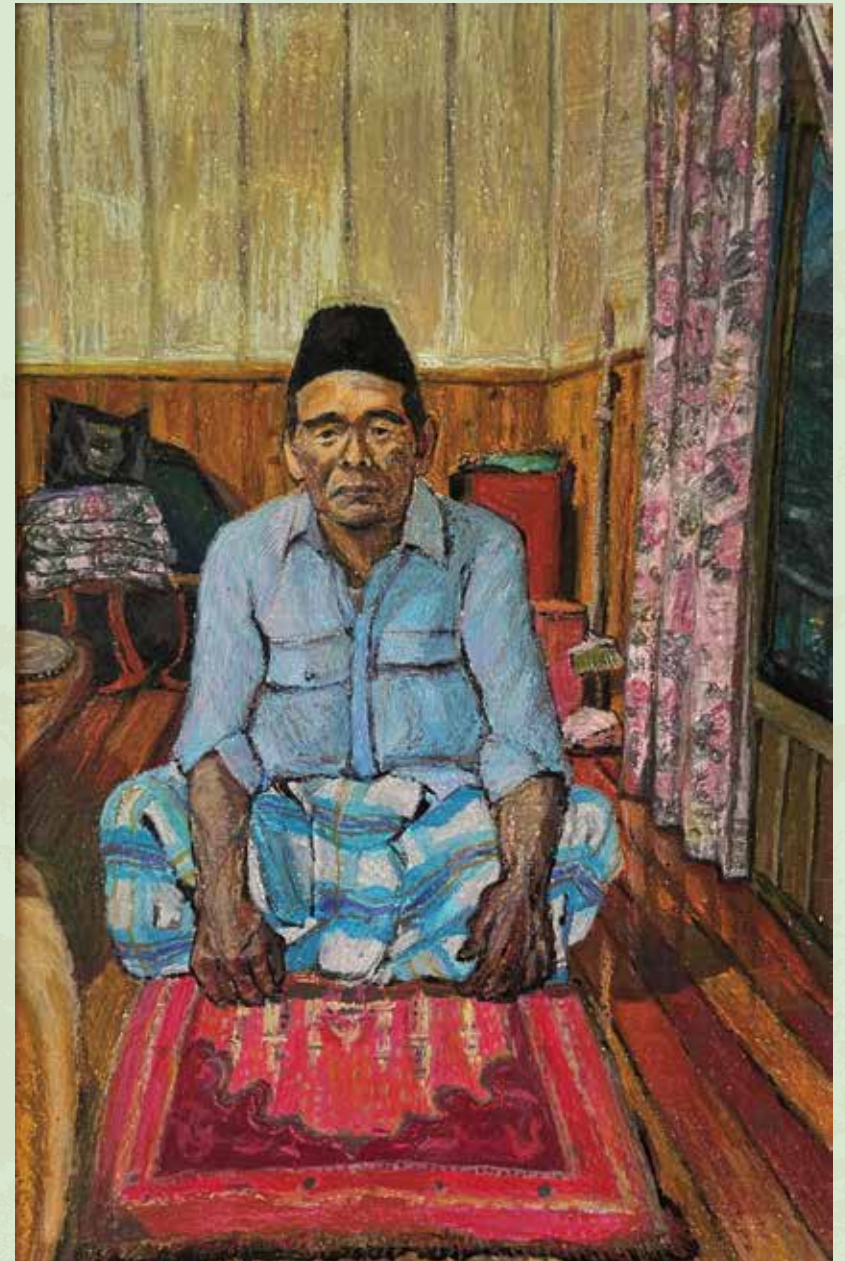
廖班長與友人討論農事。



和伊努在夜間聊天。



伊努夜間禱告。



伊努。



在市場的冰庫。



伊努工作完後回家。



俱樂部K歌。



老行口與新行口。



在摩天嶺俱樂部K歌。





封箱。



找錢。



夜間冷鏈車。



雨間搬貨。



芭蕉樹與高接梨園。



五月的小甜柿。



阿根努力工作。



調配農藥。



阿根在市場。



文學叢書 785

摩天嶺俱樂部

作者 廖哲琳
內文繪圖 廖哲琳
總編輯 初安民
責任編輯 宋敏菁
美術編輯 黃祖憲
校對 孫家琦 魏麗萍 廖哲琳 宋敏菁

發行人 張書銘
出版 **INK**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249號8樓
電話: 02-22281626
傳真: 02-22281598
e-mail: ink.book@msa.hinet.net
網址 舒讀網 <http://www.inksudu.com.tw>

法律顧問 巨鼎博達法律事務所
施竣中律師
總代理 成陽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: 03-3589000(代表號)
傳真: 03-3556521
郵政劃撥 19785090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 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港澳總經銷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
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昌街7號2樓
電話 (852) 2798 2220
傳真 (852) 2796 5471
網址 www.gccd.com.hk

出版日期 2026年3月 初版
ISBN 978-986-387-915-2

定價 380元

Copyright © 2026 by Chelin Liao
Published by **INK** Literary Monthly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書榮獲  **文化部** 贊助創作， **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** 出版補助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摩天嶺俱樂部／廖哲琳 作

--初版。--新北市中和區：INK印刻文學，
2026. 03 面；14.8 × 21公分。--（文學叢
書；785）

ISBN 978-986-387-915-2（平裝）

863.55

115002559



舒讀網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